

慈母严父,到了我家,调个儿了。母亲选择家用酷刑的最高等级:竹笋“敲”肉,铁着脸,握着尺,管孩子,只是裁缝尺,竹片制作,母亲特意翻过来,专用抛光漆面打手心,喝令:“把手伸出来”,乖乖地伸出,母亲一虎口收紧,攥着你四指端,朝上翻,凸出掌心,一次就是十下,不说?再十次,以此类推,越来越肿,最后肿得不能握拳,疼得你跺脚跳,手掌皮,疼得辣且烫,敏感度极高:风吹千针刺,好比滚钉板,具体而微。兄弟仨,一打一、打!二打一、看。一个被打,两个等着,尚未上小学的小弟,看着看着急叫起来:“我讲呀我讲呀。”

父亲待在隔壁房间,时不时过来看看,又无可奈何地回去,否则母亲就侧脸喝令:“老李,你过去!”

过去的上海,职工间有互助金,一家小厂或一个车间,员工自愿参加,参与者每人存在互助金里五元,一旦有事缺钱,就去互助金里借钱,不需付利息。但放着的钱也不生息。因为没有利息,母亲说:等于一笔闲钱搁死!好比一条死鱼,死了就不长肉了。所以母亲从不参加职工互助金,因为她从不借钱,母亲一再教育我们:不要占别人的便宜,但也别占我便宜。前句做人硬扎,后者有些冷血。

小学春游,母亲都是到单位食堂买肉馒头,食堂伙食国家倒贴:水电煤、人工工资,比家里做还便宜,塞在铝制的饭盒里,就是午餐,比面包便宜,比面包有营养。也不给零花钱。那次去西郊公园,结果别人都去溜冰,我看了眼馋,借了邻居同学王小军的一毛钱,买溜冰入场券,回来后小军追着我讨,我就溜,母亲就是不给钱还,她的理由,未在计划里的钱,不给!借的钱,不还!这次她没有打我,而是坐等舆论羞辱我,时间长了,小军忘了,但旁人也从此不肯借给我钱了。这也正合母亲心意。

母亲用的是苦肉计,让我一辈子不借钱,除了买房。第一第二套房全款,之后买房找银行,以现房抵押,银行的利息最低,低于通货膨胀,借给你就是挑拨发财,因为几年后房租就可以还按揭了。因为不借钱,无人逼债,坐享钱生钱的利益,不受息生息的恐吓。经济膨胀时,不受利诱不借钱;经济低迷时,无债一身轻,无债者必有余钱,可以抄底收购。我的处世哲学:“吃饭不挑菜,做人不谄媚、做官不贪污、经商不借钱”。

经商几十年,不以利喜,不以债悲,赚钱养家,余钱买书,让钱成为黏纸,黏住喜欢,财务独立才有**人格独立**。这一生的幸福,首先感谢改革开放,其次归功于母亲的言传“苛”教,风高浪急中未曾翻船。

在这信息爆炸的时代,电信网络出点故障,与外界联系受阻带来的麻烦可不小。座机静音、微信屏蔽、电脑网页走丢,人如跌入聋、哑、盲状。网络信息传播毕竟不是唯一的途径,好在家里还有报刊、收音机,还有电视机,即使断网,还能知晓家事、国事、天下事。电信局检修师傅也守信,维修来得准时,这才让人缓过气来。

谁也不能阻挡信息时代前进的脚步。如今获取信息最佳的方式当然是网络,因为它快速与便捷。智能手机已无所不能,就说购物,大到买飞机、小到买葱姜蒜,无所不能;打车,看影视剧、去医院预约挂号……谁也离不开它;特殊时期中小学生宅家上网课,“听说读写”它全搞得定。但是

一年春天,方仁渊搭乘早班客船路过甘露镇的时候,他看到的小镇出水芙蓉般,别有一番灵秀清爽。一场夜雨之后,街市苏醒了,喧闹吆喝声之外,还隐约传来秧歌声。宽阔的水面,各种船来往穿梭,两岸柳树婆娑,岸上人家的木槿篱笆上,缀满了各式各样的野

那两根白发,贴着头皮长,深藏不露了几年,让我心存幻想,以为还能长此以往,不料近日照镜子,见白发已脱颖而出。和整体纤细柔软的黑发相比,几根白发又粗又亮,好像是为了让我尽快看清未来逆生长趋势:头皮环境越差,白发越将野蛮生长。

前些年看到银发飘飘的长辈,觉得纯白发也别有风采,心想等我老了,要么不白,要么瞬间全白,最烦人的莫过于漫长的黑白混搭,灰头土脸。现在才知道,快速全白,是件可遇不可求的事,要么是遗传,要么基于自身素质。我爹妈非银发飘飘一族,遗传指望不上,我自己那几根白发,不动声色了很久,看似慢性子。未来大概率,我得忍受与灰不溜秋长期共存。呜呜,想到此,悲从中来。

老上海人有句口头禅:“噱头噱头,噱在头上”,意思是美的重中之重在于头。所以,看老克勒先看头势,看有家底的老太太,不但看其脑后的发髻,挽得是否高贵,而且看其发色发质,是否乌黑,光泽照人。噱头是怎么养成的?小时候住在我家隔壁的宁波

外婆,让我知道了有一种职业叫“梳头婆”,有一种美发液叫“刨花水”。

宁波外婆是个讲究的人,她的头发,由梳头婆定期上门来梳。梳头婆来时,手里拎一只小木箱,小木箱里有梳子、篦子、绑带、装有刨花水的瓶子,以及刷刨花水的刷子等。其中最具神秘色彩的是那瓶刨花水,透明液体里浸泡着几片木花,木花是木匠刨出来的,刨的是什么木头?我闻到瓶中一股浓浓的松香味,猜想是松木,后来看到贺友直先生在画中释道:“乃榆树是也”。瓶子摇晃时,里面的水黏稠挂壁,七八岁的我,好奇地问梳头婆:“刨花水为什么黏糊糊的?”梳头婆抿着嘴笑而不语,不知是不屑于回答小朋友的问题,还是祖传秘方不可外泄?小孩子心思单纯,纵有十万个为什么,也没有刺探秘笈的企图心。依稀记得梳头婆的操作流程:先把宁波外婆脑后的发髻散开,用细密的篦子,把头发从上到下篦一遍,头皮屑、杂质和之

计划里的钱,不给!借的钱,不还!这次她没有打我,而是坐等舆论羞辱我,时间长了,小军忘了,但旁人也从此不肯借给我钱了。这也正合母亲心意。

母亲用的是苦肉计,让我一辈子不借钱,除了买房。第一第二套房全款,之后买房找银行,以现房抵押,银行的利息最低,低于通货膨胀,借给你就是挑拨发财,因为几年后房租就可以还按揭了。因为不借钱,无人逼债,坐享钱生钱的利益,不受息生息的恐吓。经济膨胀时,不受利诱不借钱;经济低迷时,无债一身轻,无债者必有余钱,可以抄底收购。我的处世哲学:“吃饭不挑菜,做人不谄媚、做官不贪污、经商不借钱”。

在这信息爆炸的时代,电信网络出点故障,与外界联系受阻带来的麻烦可不小。座机静音、微信屏蔽、电脑网页走丢,人如跌入聋、哑、盲状。网络信息传播毕竟不是唯一的途径,好在家里还有报刊、收音机,还有电视机,即使断网,还能知晓家事、国事、天下事。电信局检修师傅也守信,维修来得准时,这才让人缓过气来。

谁也不能阻挡信息时代前进的脚步。如今获取信息最佳的方式当然是网络,因为它快速与便捷。智能手机已无所不能,就说购物,大到买飞机、小到买葱姜蒜,无所不能;打车,看影视剧、去医院预约挂号……谁也离不开它;特殊时期中小学生宅家上网课,“听说读写”它全搞得定。但是

甘露古镇就像一个未施粉黛的小姑娘,藏在江南深闺,静静躺在望虞河臂弯里。望虞河是沟通太湖和长江的一条大河,在流经甘露镇的时候,一条支流,月牙儿似的,亮晶晶点缀着,人们便把这条支流称作月溪河。月溪河水清澈悠长,好似古代女子长长的秀发,甘露古镇就是那秀发上的一支玉步摇。

一个秋雨绵绵的午后,我来到古镇,在月溪河边徜徉。由于未曾开发旅游,古镇显得静谧,别有一种安闲。古老的街巷、斑驳的老房子,透露着当年的繁华。

甘露出名很早,旁边的大城市苏州、无锡没名字的时候,甘露就有了自己的名字了。据说可以追溯到泰伯奔吴的商周时期,一天傍晚,人们发现象征祥瑞的甘露降落在此,于是,就在这里设市场,周边人们自

前的刨花汁残留,被篦出清除。用梳子,把头发一统往后脑梳,用刷子蘸起刨花水,均匀地涂在头发上,使头发变得粘连顺滑。用绑带,像戴头箍似的,让上半部分头发贴头固定。把下面的头发捏来盘去,打个横S发髻,用发夹卡在后脑下方,套上网罩,松开绑带,头就梳好了。隔壁外婆原本眉清目秀,梳完头,精神矍铄,往太师椅上一坐,像一尊活佛。

现如今各种怀旧,有人念叨挑着炉子、带着食材、上门做家宴的厨师,鲜有人提及梳头婆和刨花水。我很纳闷,难道宁波外婆还是个例?可我明明目睹七十多岁的老人,头上没有一根白发,连分叉和枯枝都难觅,这究竟是不是刨花水的功劳呢?

和朋友聊起此事,朋友劝我说:别钻牛角尖了,现在什么都有,头发要黑要白,染一一下就完事了。我说也不是我喜欢抬杠,染发剂对头发有杀伤力,让原本营

的刨花汁残留,被篦出清除。用梳子,把头发一统往后脑梳,用刷子蘸起刨花水,均匀地涂在头发上,使头发变得粘连顺滑。用绑带,像戴头箍似的,让上半部分头发贴头固定。把下面的头发捏来盘去,打个横S发髻,用发夹卡在后脑下方,套上网罩,松开绑带,头就梳好了。隔壁外婆原本眉清目秀,梳完头,精神矍铄,往太师椅上一坐,像一尊活佛。

现如今各种怀旧,有人念叨挑着炉子、带着食材、上门做家宴的厨师,鲜有人提及梳头婆和刨花水。我很纳闷,难道宁波外婆还是个例?可我明明目睹七十多岁的老人,头上没有一根白发,连分叉和枯枝都难觅,这究竟是不是刨花水的功劳呢?

和朋友聊起此事,朋友劝我说:别钻牛角尖了,现在什么都有,头发要黑要白,染一一下就完事了。我说也不是我喜欢抬杠,染发剂对头发有杀伤力,让原本营

的刨花汁残留,被篦出清除。用梳子,把头发一统往后脑梳,用刷子蘸起刨花水,均匀地涂在头发上,使头发变得粘连顺滑。用绑带,像戴头箍似的,让上半部分头发贴头固定。把下面的头发捏来盘去,打个横S发髻,用发夹卡在后脑下方,套上网罩,松开绑带,头就梳好了。隔壁外婆原本眉清目秀,梳完头,精神矍铄,往太师椅上一坐,像一尊活佛。

现如今各种怀旧,有人念叨挑着炉子、带着食材、上门做家宴的厨师,鲜有人提及梳头婆和刨花水。我很纳闷,难道宁波外婆还是个例?可我明明目睹七十多岁的老人,头上没有一根白发,连分叉和枯枝都难觅,这究竟是不是刨花水的功劳呢?

和朋友聊起此事,朋友劝我说:别钻牛角尖了,现在什么都有,头发要黑要白,染一一下就完事了。我说也不是我喜欢抬杠,染发剂对头发有杀伤力,让原本营

的刨花汁残留,被篦出清除。用梳子,把头发一统往后脑梳,用刷子蘸起刨花水,均匀地涂在头发上,使头发变得粘连顺滑。用绑带,像戴头箍似的,让上半部分头发贴头固定。把下面的头发捏来盘去,打个横S发髻,用发夹卡在后脑下方,套上网罩,松开绑带,头就梳好了。隔壁外婆原本眉清目秀,梳完头,精神矍铄,往太师椅上一坐,像一尊活佛。

现如今各种怀旧,有人念叨挑着炉子、带着食材、上门做家宴的厨师,鲜有人提及梳头婆和刨花水。我很纳闷,难道宁波外婆还是个例?可我明明目睹七十多岁的老人,头上没有一根白发,连分叉和枯枝都难觅,这究竟是不是刨花水的功劳呢?

和朋友聊起此事,朋友劝我说:别钻牛角尖了,现在什么都有,头发要黑要白,染一一下就完事了。我说也不是我喜欢抬杠,染发剂对头发有杀伤力,让原本营

的刨花汁残留,被篦出清除。用梳子,把头发一统往后脑梳,用刷子蘸起刨花水,均匀地涂在头发上,使头发变得粘连顺滑。用绑带,像戴头箍似的,让上半部分头发贴头固定。把下面的头发捏来盘去,打个横S发髻,用发夹卡在后脑下方,套上网罩,松开绑带,头就梳好了。隔壁外婆原本眉清目秀,梳完头,精神矍铄,往太师椅上一坐,像一尊活佛。

用刨花水梳头

瑞 秋

前的刨花汁残留,被篦出清除。用梳子,把头发一统往后脑梳,用刷子蘸起刨花水,均匀地涂在头发上,使头发变得粘连顺滑。用绑带,像戴头箍似的,让上半部分头发贴头固定。把下面的头发捏来盘去,打个横S发髻,用发夹卡在后脑下方,套上网罩,松开绑带,头就梳好了。隔壁外婆原本眉清目秀,梳完头,精神矍铄,往太师椅上一坐,像一尊活佛。

现如今各种怀旧,有人念叨挑着炉子、带着食材、上门做家宴的厨师,鲜有人提及梳头婆和刨花水。我很纳闷,难道宁波外婆还是个例?可我明明目睹七十多岁的老人,头上没有一根白发,连分叉和枯枝都难觅,这究竟是不是刨花水的功劳呢?

和朋友聊起此事,朋友劝我说:别钻牛角尖了,现在什么都有,头发要黑要白,染一一下就完事了。我说也不是我喜欢抬杠,染发剂对头发有杀伤力,让原本营

的刨花汁残留,被篦出清除。用梳子,把头发一统往后脑梳,用刷子蘸起刨花水,均匀地涂在头发上,使头发变得粘连顺滑。用绑带,像戴头箍似的,让上半部分头发贴头固定。把下面的头发捏来盘去,打个横S发髻,用发夹卡在后脑下方,套上网罩,松开绑带,头就梳好了。隔壁外婆原本眉清目秀,梳完头,精神矍铄,往太师椅上一坐,像一尊活佛。

现如今各种怀旧,有人念叨挑着炉子、带着食材、上门做家宴的厨师,鲜有人提及梳头婆和刨花水。我很纳闷,难道宁波外婆还是个例?可我明明目睹七十多岁的老人,头上没有一根白发,连分叉和枯枝都难觅,这究竟是不是刨花水的功劳呢?

和朋友聊起此事,朋友劝我说:别钻牛角尖了,现在什么都有,头发要黑要白,染一一下就完事了。我说也不是我喜欢抬杠,染发剂对头发有杀伤力,让原本营

的刨花汁残留,被篦出清除。用梳子,把头发一统往后脑梳,用刷子蘸起刨花水,均匀地涂在头发上,使头发变得粘连顺滑。用绑带,像戴头箍似的,让上半部分头发贴头固定。把下面的头发捏来盘去,打个横S发髻,用发夹卡在后脑下方,套上网罩,松开绑带,头就梳好了。隔壁外婆原本眉清目秀,梳完头,精神矍铄,往太师椅上一坐,像一尊活佛。

现如今各种怀旧,有人念叨挑着炉子、带着食材、上门做家宴的厨师,鲜有人提及梳头婆和刨花水。我很纳闷,难道宁波外婆还是个例?可我明明目睹七十多岁的老人,头上没有一根白发,连分叉和枯枝都难觅,这究竟是不是刨花水的功劳呢?

和朋友聊起此事,朋友劝我说:别钻牛角尖了,现在什么都有,头发要黑要白,染一一下就完事了。我说也不是我喜欢抬杠,染发剂对头发有杀伤力,让原本营

的刨花汁残留,被篦出清除。用梳子,把头发一统往后脑梳,用刷子蘸起刨花水,均匀地涂在头发上,使头发变得粘连顺滑。用绑带,像戴头箍似的,让上半部分头发贴头固定。把下面的头发捏来盘去,打个横S发髻,用发夹卡在后脑下方,套上网罩,松开绑带,头就梳好了。隔壁外婆原本眉清目秀,梳完头,精神矍铄,往太师椅上一坐,像一尊活佛。

现如今各种怀旧,有人念叨挑着炉子、带着食材、上门做家宴的厨师,鲜有人提及梳头婆和刨花水。我很纳闷,难道宁波外婆还是个例?可我明明目睹七十多岁的老人,头上没有一根白发,连分叉和枯枝都难觅,这究竟是不是刨花水的功劳呢?

和朋友聊起此事,朋友劝我说:别钻牛角尖了,现在什么都有,头发要黑要白,染一一下就完事了。我说也不是我喜欢抬杠,染发剂对头发有杀伤力,让原本营

养不良的头发雪上加霜。染发遮盖了花白,色美了,但发质越发干枯无力,东倒西歪,发型如同“鸡窝”,丑了,相当于拆了东墙补西墙。再说染了一次,需适时再染,不然新发老发颜色断层,会衍生出另一种色丑。循环反复地染,头发真的伤不起。可这世上两全其美的事原本就少,朋友平静地说。

有次逛街,路过假发店,想起当年的时尚,以及有人用以替代染发,不由得驻足关注,继而推门进店。店内陈列着不少款式,营业员把我当诚意买主,拿出几款,执意要我试试。恭敬不如从命,我就任由营业员,把假发一一试戴在我头上。我坐在镜前,看哪一款都不顺眼。哪里不顺眼?说不上来,就是感觉,张冠李戴的感觉。营业员听了无所适从。

我依旧念念不忘刨花水。天然的,纯粹的,低成本的,如能为我等正在变老的平民百姓所用,无需梳头婆复活,自我打理,就可以让头发亮起来了。但愿这不是幻想。

的刨花汁残留,被篦出清除。用梳子,把头发一统往后脑梳,用刷子蘸起刨花水,均匀地涂在头发上,使头发变得粘连顺滑。用绑带,像戴头箍似的,让上半部分头发贴头固定。把下面的头发捏来盘去,打个横S发髻,用发夹卡在后脑下方,套上网罩,松开绑带,头就梳好了。隔壁外婆原本眉清目秀,梳完头,精神矍铄,往太师椅上一坐,像一尊活佛。

现如今各种怀旧,有人念叨挑着炉子、带着食材、上门做家宴的厨师,鲜有人提及梳头婆和刨花水。我很纳闷,难道宁波外婆还是个例?可我明明目睹七十多岁的老人,头上没有一根白发,连分叉和枯枝都难觅,这究竟是不是刨花水的功劳呢?

和朋友聊起此事,朋友劝我说:别钻牛角尖了,现在什么都有,头发要黑要白,染一一下就完事了。我说也不是我喜欢抬杠,染发剂对头发有杀伤力,让原本营

的刨花汁残留,被篦出清除。用梳子,把头发一统往后脑梳,用刷子蘸起刨花水,均匀地涂在头发上,使头发变得粘连顺滑。用绑带,像戴头箍似的,让上半部分头发贴头固定。把下面的头发捏来盘去,打个横S发髻,用发夹卡在后脑下方,套上网罩,松开绑带,头就梳好了。隔壁外婆原本眉清目秀,梳完头,精神矍铄,往太师椅上一坐,像一尊活佛。

现如今各种怀旧,有人念叨挑着炉子、带着食材、上门做家宴的厨师,鲜有人提及梳头婆和刨花水。我很纳闷,难道宁波外婆还是个例?可我明明目睹七十多岁的老人,头上没有一根白发,连分叉和枯枝都难觅,这究竟是不是刨花水的功劳呢?

和朋友聊起此事,朋友劝我说:别钻牛角尖了,现在什么都有,头发要黑要白,染一一下就完事了。我说也不是我喜欢抬杠,染发剂对头发有杀伤力,让原本营

的刨花汁残留,被篦出清除。用梳子,把头发一统往后脑梳,用刷子蘸起刨花水,均匀地涂在头发上,使头发变得粘连顺滑。用绑带,像戴头箍似的,让上半部分头发贴头固定。把下面的头发捏来盘去,打个横S发髻,用发夹卡在后脑下方,套上网罩,松开绑带,头就梳好了。隔壁外婆原本眉清目秀,梳完头,精神矍铄,往太师椅上一坐,像一尊活佛。

现如今各种怀旧,有人念叨挑着炉子、带着食材、上门做家宴的厨师,鲜有人提及梳头婆和刨花水。我很纳闷,难道宁波外婆还是个例?可我明明目睹七十多岁的老人,头上没有一根白发,连分叉和枯枝都难觅,这究竟是不是刨花水的功劳呢?

和朋友聊起此事,朋友劝我说:别钻牛角尖了,现在什么都有,头发要黑要白,染一一下就完事了。我说也不是我喜欢抬杠,染发剂对头发有杀伤力,让原本营

虎妈教育法

李 大 伟

大学里,我曾经去外语系听课,那位精读老师毕业于教会学校,进门永远板着脸,脸又黑,像个外国嬷嬷,上课第一件事:挨个背课文,一个结束,她冷冰冰地抛下一句:next(下一个),面无表情,next成了口头禅。我忍不住想起母亲打手心,只是next变中文:哪一个说?母亲逼口供,外语老师逼口语。

记忆中最早的一次挨打,应该是四五岁,我家从广灵四路搬到日晖港,我见五斗橱上放着硬币五分钱,顺手牵羊,到楼下黑篱笆墙外的小摊上,从玻璃柜里买了粒彩色糖,顺便

春后,太阳变得勤快起来,一天比一天起得早。之前都是我候太阳,现在太阳天天候我。

窗帘很厚,太阳的光便从缝隙钻入我的房间,它是替我母亲来唤我。母亲老早就坐在轮椅上,手脚并用地绕着圈儿。我听到轮椅在客厅里来回转动的声响,知道母亲在候我。我在被窝里不时观察光的亮度,以此判断大概几点。我在静候晨露散尽,等空气足够清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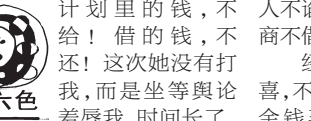
我缓缓爬起来,坐在床沿上,揉腰、搓脸,再捶几下后颈。没人教,我自创,退休之后养成的习惯。母亲听到了动静,马上回到自己的房间,假装看电视,不急的样子,等我请她。

明媚阳光下,小区已完全苏醒。出小区的车辆排成了长队,年轻人赶着去上班。老人们开始往小广场聚集,那里充满阳光,多的是老年人的欢笑。

母亲一出门,总会说一声:外面的空气真好!她熟悉这儿的一草一木,熟悉这里所有的老年朋友。轮椅上检阅这熟悉的一切,心情大好。

太阳高高在上,发出的光直抵广场。人类对阳光的运用,最简单的是晒。最喜欢晒的是老人,活了那么久,阳光最亲。晒腹补阴,晒背补阳。老人什么都缺失,于是全身晒。阳光中的红外线透过表皮达到深部组织,让血管扩张,血流加快,情绪因此振奋,心情因而舒畅。阳光中的紫外线可补钙能消毒,虽然看不见摸不着,宁可信其有。

母亲不喜欢戴口罩,说影响她呼



五颜六色



荷塘月色 (剪纸) 孙 平



吸。但人家大多还戴着,到跟前了拉下一截让母亲辨认……开心时刻就这么开始。

母亲喜欢舞剑、舞扇、打太极,以前最活跃,跌断腿后就就此退场。所幸尚能站立几分钟,可以原地舞几下剑。老友们依然竖拇指送掌声,母亲受到莫大鼓舞。

阳光把老人们拢在一起,对他们来说,这是内容最丰富的一两个小时。采到阳,取到乐,母亲能开心一整天。

甘露古镇就像一个未施粉黛的小姑娘,藏在江南深闺,静静躺在望虞河臂弯里。望虞河是沟通太湖和长江的一条大河,在流经甘露镇的时候,一条支流,月牙儿似的,亮晶晶点缀着,人们便把这条支流称作月溪河。月溪河水清澈悠长,好似古代女子长长的秀发,甘露古镇就是那秀发上的一支玉步摇。

一个秋雨绵绵的午后,我来到古镇,在月溪河边徜徉。由于未曾开发旅游,古镇显得静谧,别有一种安闲。古老的街巷、斑驳的老房子,透露着当年的繁华。

甘露出名很早,旁边的大城市苏州、无锡没名字的时候,甘露就有了自己的名字了。据说可以追溯到泰伯奔吴的商周时期,一天傍晚,人们发现象征祥瑞的甘露降落在此,于是,就在这里设市场,周边人们自

旅 游

别让手机捆住你

吴莉莉

月有阴晴圆缺,宽带也会出问题,手机也会“生病”。故障倒不怕,请高手修理就是。信息传递多元化的社会里,我们的生活不能凡事都依赖网络,依赖智能手机。一旦患上依赖症,坠入盲聋哑深洞,那才可怕。

去开信箱取报,等候电梯时,多次邻邻居斜眼瞥着我手中报刊说:现在啥人还看报纸啊。人家本无恶意,我也只好以笑代应。去付水、电、煤费,小区里碰到熟人也屡屡被“嘲”:依现在还用现钞缴账单啊?!讲到“还用”两字,喉咙特别响。哈,看报的、用现金付

是面馆卖得最火的一款。吃面时,我发现每一张餐桌上都放着十来个喝了一半的酒瓶,有的写着名字,有的没有任何记号。阿姨说,这些酒都是客人存放在面馆的,每天凌晨四点,店门一开,喝早酒的人们就三三两两来了,最多时店里聚集了百十号人,人声鼎沸,大有把屋顶掀翻之势。喝早酒的习俗,已经延续了几百年了,或许最初是为了谈生意,打听各种商品价格,现在起个大早,纯粹是为了一种念想,图的就是吵吵嚷嚷、亲亲热热的那种热乎劲。我不解地问,这么多酒瓶,看上去都差不多,就没有拿错、喝错酒的吗?阿姨笑了,说,几十年都没有弄错过!

甘露,虽然没有像许多江南古镇一样开发成旅游景点,却别有一番味道。

金甘露

刘建春

一年春天,方仁渊搭乘早班客船路过甘露镇的时候,他看到的小镇出水芙蓉般,别有一番灵秀清爽。一场夜雨之后,街市苏醒了,喧闹吆喝声之外,还隐约传来秧歌声。宽阔的水面,各种船来往穿梭,两岸柳树婆娑,岸上人家的木槿篱笆上,缀满了各式各样的野